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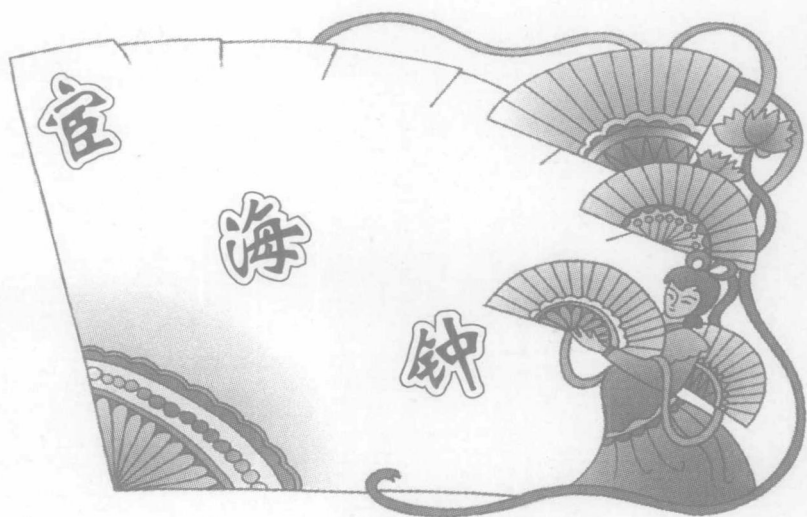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五十四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诞 叟 著

目 录



缘起 (7)

禹编

第一回 龙伯青凑趣开筵
贾端甫临崖勒马 (11)

第二回 赘姻富室大度能容
买笑秦淮酸怀难遣 (24)

铸编

第三回 沆瀣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37)

第四回 龙伯青忍辱绍箕裘
增朗之避风登仕版 (49)

鼎编

第五回 戒饬四知正言规友
政成百里密疏荐贤 (61)

第六回 学步后尘苦心独运
荣膺简擢坦腹双栖 (74)

温编

第七回 甘小就正士知机
恶作伪才媛择木 (87)

第八回 屈膝负荆终成佳偶
啮臂断袖别具赏音 (100)

宣

海

钟



燃编

- 第九回 助奁妆院司同掷锦
误朝贺府县共迷花 (114)
- 第十回 澄叙官方惊看白简
褒崇勋绩荣擢乌台 (128)

犀编

- 第十一回 月夜看山魂销罗绮
凉宵听雨乡恋温柔 (142)
- 第十二回 买军火太守展长才
开绮筵钦差饶雅兴 (158)

抉编

- 第十三回 长袖善舞利益均沾
新学争鸣谤张百出 (173)
- 第十四回 会短离长萧郎紫别梦
情深胆怯弱弟试灵丹 (187)

隐编

- 第十五回 侍疾承恩正名有待
酬庸表绩特荐频邀 (200)
- 第十六回 得色思财惊传噩耗
以财易色细演奇谈 (212)

伏编

- 第十七回 祝融一炬熔尽铜山
飞燕重逢营成金屋 (226)
- 第十八回 怙恶不悛远戍榆塞
嗜痂成癖死殉莲钩 (238)

警编

- 第十九回 中萋菲飞章移柏座
执斧柯投刺访兰交 (251)



宦

海

钟

第二十回 女偿父债供状分明

李代姚僵遗言惨切..... (263)

贪编

第二十一回 药石误投丧朋抱痛

蒹葭幸托凉血甘居..... (276)

第二十二回 矢贞珉娇女善承欢

吞巨款恶奴谋反噬..... (288)

痴编

第二十三回 六亲同运幕燕分飞

一梦荒唐辕驹息辙..... (301)

第二十四回 甘偕隐海陵营别墅

约同心嵩岳访名山..... (315)

结束..... (329)

缘 起



宦

海

钟

诞叟同抱真子是明心见性，莫逆至交。诞叟带着他一妻一妾、一子一女住在上海滩上张园左近。抱真子因事到上海游玩了几时，终日花天酒地，买笑征歌，始而颇觉快心，久亦渐生厌倦。

这天因为要回汉口，来访诞叟话别。见他这一间小小书房，摆了一张书案、两只书橱、几张外国椅子、东洋茶几、桌毡地毯，不陋不华，倒也十分整洁。正好绿荫当窗，流莺隔院，两人煮茗清谈，大有悠然出尘之想。因谈着上海近来的时势，泛论起酒、色、财、气四字来。抱真子道：“这四字真是害人，你看五大洲的人，那一个不为他所害？总要把这四字撇开才好。”

诞叟道：“‘酒’字呢，为用有限，为害也还不多，不道（过）常做这‘色’、‘财’、‘气’三字发端的媒头罢了。‘气’字则多因‘财’、‘色’二字不得其平而起，也算贯在这‘财’、‘色’二字里头。至于‘财’、‘色’二字，固是害人，然要说把他拿来撇开，那除非叫这五大洲的人皆入了佛家寂灭之教才可，那还成个甚么世界呢？所以《四子书》上也说：‘有财此有用’、‘无财不可以为悦’；又说：‘食、色，人之性也’；‘未见好德如好色也’。足见这‘财’、‘色’二字为人生所万不能少的，故圣贤也不作矫情之论。你看这‘财’字，不但起居日用非他不行，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若无这‘财’字从中联，怎么能成呢？即如你我两人，现在也还要借重这‘财’字，不然，并此几间破屋、两盏清茶都不能办，岂不成了两个乞



儿荒郊对语？试问有何趣味？况就做了乞儿，也还要讨些钱财支持口食，否则必致饿死，连乞儿也做不成了。”说得抱真子不禁拍掌大笑。

诞叟又道：“讲到这‘色’字，若五大洲的人都不好色，这人种早已绝灭。有些人说‘多情而不好色’，又说‘好色而不淫’，那都是些欺人之谈。不淫无以申其情，无情不能动其好。试观古往今来，男女相悦，若不得肌肤相亲，总觉此愿未了。即并世旁观、后人尚论，也觉得是一个缺陷。所以《毛诗》上说了——一句：‘亦既见止’，还要申上一句‘亦既覯止’。这就是不淫无以申其情的明证。这情呢，不但风流才子，慧业佳人往往由他作合，就是那些蠢女痴男野田草露，也未尝没有这‘情’字行乎其间，情愈深则好愈笃。你看他们泰西人的夫妇总比我们中国笃些，并不是性质各殊，缘泰西人的婚姻皆由男女自主，彼此必先有情，然后方成夫妇。中国婚姻多由父母作主，男女一面未识，试问从何生情？到了合卺的时候，以为理所当然，无足为喜，那情自然薄了。其实中国古来婚姻也都是由男女自主，只要看那‘寤寐求之’、‘求我庶士’两语，彼此无情，何必去求？不过因情制礼，何尝以礼废情，如理在的流弊呢？所以俗谚有‘妻不如妾’之说，难道这妾之色必胜于妻？因为这妾总是由自己纳的，或出自青楼，或出自青衣，或选自小家碧玉。这其间也还有个分别，大约青楼为最，青衣次之，小家碧玉又次之。这是甚么缘故呢？缘青楼必彼此相交已深，那情已缠绵固结于先，然后订这百年之约，故其好最笃。青衣、碧玉又隔了一层。”

抱真子驳他道：“你这话说得不甚近理，你看上海滩上，近年如林黛玉、张书玉这些人，今儿嫁张三，明儿嫁李四，嫁了多则一年，少只数日，又复闹了出来，那不是纳青楼作妾的么？怎能说他爱情坚固呢？”诞叟笑道：“像这些人，他们交际之始，原是打‘财’字问题上起的，怎么能在‘色’字上算帐？中国也有



一种夫妇，或两家本系亲戚邻里，郎骑竹马，妾弄青梅，彼此知识未开，即已相亲相爱；后来联成佳偶，想到那童年亲爱之情，自然增出无限伉俪之趣。又或既婚之后，遭际艰难，或为翁姑妯娌所不容，或值兵戈饥饉之离乱，彼此加伽陵并命，曲意相怜，自然生出一种爱情，比那平平淡淡顺理成章的夫妇就笃得多了。这就是无情不能动其好的明证，所以这‘情’字、‘淫’字皆是附属于‘色’字里的。但是这‘财’、‘色’二字那能个个如愿呢？因为不能如愿，就生出无限的是非，或则忧伤憔悴，夭折其生；或则背礼败常，自罹于法；甚而至于愍不畏死，酿成犯上作乱之事；更有一种人，生质本自不凡，早挟一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之想，无如早年困顿，这‘财’、‘色’二字事事不能遂心，受了多少磨折，耐了多少凄凉，遂激成一种乖谬怪僻、不近人情的脾气。看去这种人似乎也还不失为正人君子，不知他这一种矫揉造作的戾气，小则殃及身家，大则为害邦国。实按起来，比那愍不畏死的为祸还要烈呢。然而这种事体固属个人遭际所致，推原其本，君相亦不得辞其责。”

抱真子道：“你这话越说越远了，做君相的怎么能替这举国的人料理‘财’、‘色’二字呢？”诞叟笑道：“并不是叫这做君相的去按人去分给家资、选择配偶。不过，做君相的应该使这举国的人各有专业生计，足以自生其财、自得其色，那就是天下太平了。昔子舆氏对齐王说的‘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就是这个道理。日前有个朋友拿他作的一部小说与我看，我初次看了一遍，见他既没有朝代年月，又没有关涉治乱兴衰的事业，也没有格致算化的学问，并没有甚么诗词歌赋、酒令灯谜；而且写到男女闺房之事，虽不致蹈那些淫书的恶习，也有些觉得形容太过地方，那笔墨似乎还不及《品花宝鉴》、《花月痕》呢，也就把他放开了。近日无事，又把他拿来复看一过，觉得他笔墨虽不甚佳，却于这‘财’、‘色’二字的正面反面、旁

面侧面、上等下等、明处暗处，阐发得淋漓尽致、无微不显、无隐不彰。你在轮船上没事拿去消遣消遣，细细的看看，道是如何？”说着就把书橱开了，取出十二本白纸毛边的抄本书来，递在抱真子手里。抱真子接过，看那每本面上有一个字，是禹、铸、鼎、温、燃、犀、抉、隐、伏、警、贪、痴十二个字。揭开第一页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第一回 龙伯青凑趣开筵
贾端甫临崖勒马



宦

海

钟

抱真子便说道：“这贾端甫不是做那甘肃臬台的贾廉访么？那是我认得他的。他是个有名的暮夜却金、坐怀不乱的君子，怎么被这人编入小说里头？”诞叟道：“你到船上慢慢的看，这书也并未埋没了他的好处。”

原来这贾端甫名崇方，是南通州直隶州人。九岁上他父亲就没了，家里光景极寒。幸亏他母亲莫氏娘家尚可过得，按月贴补他些，才得混口饭吃。附在村学馆里读书，天分却甚聪明，十二岁上开了笔，作的破承题，先生说是很有意思，二十岁上就进了学。谁知到了次年正月里，他母亲就死了，接着他的外公莫怀恩也就一病不起。他两娘舅，一个叫莫仁，一个叫莫信，都是市侩。他弟兄两个看老子一死，就在争夺家产，那肯再来照顾外甥？这贾端甫没了靠傍，衣食更无着落。过了母亲的百日，就托亲友替他找个馆地。却好州里钱谷师爷要请个西席，替他的儿子破蒙，有人推荐，就请他过去，每月脩洋四元。他好在单身人，也敷衍够用了。

这龙师爷名锺仁，号实生，是浙江萧山人，年纪有六十多岁。就了三十多年的州县馆，于百姓的脂膏上虽然不甚顾惜，于东家的面子上却是十分恭维，所以馆运很好，积赚的幕囊也很不少。他的太太早已死了，大的儿子是太太生的，名叫玉年，号伯青，在衙门里跟着学幕，也有二十多岁。小的儿子叫玉田，号研



香，才七八岁，是姨太太生的。姨太太据说姓杨，东台人。有的说是花烟馆里的；有的说是一位东家收用过的丫头，因为太太吃醋，送与这龙师爷的——却也不知其底细。但是这位杨姨太太打得一手的好烟，能把烟丝拖到一尺多长，然后卷起上在斗内；又是一双好小脚儿。进门就生了一位小姐，是梦见飞燕投胎生的，取名玉燕，又起了个号，叫做梦飞，今年已十一岁。脚是他娘替他裹的，也甚小。这贾端甫就教的这姨太太的儿子龙玉田。这玉燕小姐每天早晨也跟着识几个字，读两句《女儿经》、《千家诗》。光阴迅速，在馆里不觉也就坐了两年，与这龙师爷的大少爷及衙门里的几位师爷也就混得很熟。

这一天是四月里的天气，正值通州城里出会，衙门里的书启师爷文彬如，征收师爷盖子章、巴吉人，帐房师爷周德泉，陪着州里二少爷增朗之，一齐到龙师爷公馆里来，约龙伯青去看会，顺便也就邀了贾端甫一同去。

走了两条街，街上男女老幼往来的真如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又走了几步，只见一群妇女浓妆艳裹，在一家铺内看会，看见他们来了，有一个穿雪青纺绸单衫、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连忙喊道：“二少爷，到这里来看。”这增二少爷望着他们笑道：“你们全在这里。”跟手也有叫龙少爷的，也有叫巴师爷的，也有叫老周的，咕咕呱呱听不清楚。大家就顺步进去，贾端甫也就跟着进去。只见一个个妆妍斗媚，虽非王嫱、郑旦，态度亦自撩人，只恨自己一人不识。再细看这铺子，是一片洋货店，掌柜的登时拿了一包香烟、一枝密腊烟嘴送到增二少爷手里，说道：“二少爷请用烟，好两天不见了。今天天气热，开两瓶荷兰水吃吃罢。”增二少爷道：“也好，只是扰你不当。”掌柜的道：“二少爷好说，只要二少爷多照顾些就是了。”

周师爷就向掌柜的道：“刘子经，你前回送到衙门里的荷兰水可不好，是隔年陈走了气的，我们东家很生气。你可赶紧带



些好的来。”刘掌柜忙道：“前期到货原不是顶好的，因为衙门里要得急，慌忙凑着送进去，就是现在开的味也不好，师爷们请尝尝看。再过两天就有老德记的带来的，一到就送两打过去。”一面说，一面叫小伙计开了几瓶，倒在玻璃盅里。刘掌柜拿了一杯，用新手巾擦了擦口，恭恭敬敬送到增二少爷手里。只见增二少爷怀里坐的穿雪青纺绸的姑娘劈手把杯子夺了去就喝。增二少爷望他说道：“小银珠，你怕喝不得呢。”小银珠把眼睛一斜，伸手在增二少爷脸上一摸，说道：“我怕倒是你喝不得罢，好意替你抢过来，你倒要说人！”龙伯青在旁边拍手道：“只怕你们两个都喝不得！”刘掌柜慌忙又拿了一杯过来，笑着说道：“这是姜荷兰，不要紧的。”还未送到增二少爷跟前，只见小银珠把二少爷的头一搬，把剩下的半盅送到二少爷的嘴里喝了。文彬如、龙伯青齐声喝彩道：“好一个交杯盏！”二少爷也笑了。小银珠望他们瞅了一眼。刘掌柜把这一杯递与二少爷，然后拿了两杯敬周师爷、龙少爷，又招呼小伙计到各人面前分送。龙伯青的一杯也是与一个穿玄色绸衫的姑娘分喝的。增二少爷就向那穿玄色的问道：“文卿，你肚子疼的毛病可好了么？”文卿道：“有时夜里也还要发，那丸药吃了也还断不了根。”增二少爷道：“只要龙少爷天天替你捺着肚子就好了。”文卿吃说，就把手里未吃完的荷兰水望增二少爷身上洒来。龙伯青用手一拦，只听“邦郎”一声，玻璃盅砸得粉碎。巴师爷道：“文卿，这遭你要赔了。”刘掌柜忙说：“不要紧的。”又叫小伙计递过手巾来擦手。

可怜贾端甫在旁看得眼馋心热，只恨没人理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看穿的衣服，也实在配不过，惟有暗暗的自己叹了一口气。

不一时，听见锣声响亮，说是会已到了。小银珠站在机子上，一手扶着增二少爷的肩头，一手拿一块湖色熟罗手帕微掩香唇。还有一个姑娘，不过十岁左右，拉着周师爷说：“姨夫，你



抱着我看。”旁边坐的一个穿湖色熟罗夹袄的姑娘，约有二十多岁了，说道：“小二宝，你留心你的脚，不要碰脏了老周的衣服。”周德泉真个把这小姑娘抱起来看。这小二宝看见门口有个卖纸做的小龙的，又叫：“阿姨，我要买个小龙顽呢。”文卿回过来说道：“桂云姊姊，我说不要带这小东西来，你看只是吵。”巴吉人站在门口，赶紧买了一个递与小二宝。旁边一个十二三岁、梳双丫髻的小姑娘，也就牵住巴吉人道：“我也要呢，你敢不买给我？”巴吉人只得又买了一个递与他，道：“兰仙，我看你这么点点年纪就会吃醋要强，将来大了，不晓得要害多少人呢！”兰仙把那龙望地下一甩，说道：“甚么叫吃醋？我吃那个的醋？你倒说说看！”巴吉人忙弯腰拾起来，送与兰仙道：“怪我说得不好，我的宝贝，不要生气。”说得大家都笑了。文卿说道：“真真作怪，这点点小东西也会撒娇！”龙伯青低低的说道：“恐怕是跟你学的。”文卿在他肩上打了一下，说：“你拿我开心，回来再同你算帐！”说着，外头一对一对的灯牌花伞，又是锣鼓棚、秋千架，纷纷过去。

贾端甫躲在人家背后，也看得不甚清楚。约有半个多时辰，会已过完。小银珠又买了一面玻璃珠镜台、一盒香水。文卿等也买了些洋粉、洋胰、香水、头绳等类——自然是记在这班少爷、师爷帐上的了。小银珠拉着增二少爷要他同去，文卿也同龙少爷咬耳朵，大家本来都有去的意思，自然一齐答应。贾端甫是同来的，大家也不好意思撇他，他也不好意思单走，只得跟着同行。

出了店门，几位姑娘在前。究竟大街上，这些少爷、师爷不好过于放浪，只得稍为退后几步。走了两个弯子，已快到西南营了。这里地方较为僻静，银珠就站着，等增二少爷走到跟前，一手扯住说：“我走不动了，你搀搀我罢。”巴吉人道：“我看不如爬在二少爷身上，叫二少爷掬着走罢。”小银珠嚷道：“小巴，你不要油嘴滑舌的，回来要你的好看！”龙伯青道：“他这么大了，



你还说他是小巴，你究竟要多大的巴才够你吃呢？”文卿把他打了一下，道：“你这人，他们说话，干你甚事，要你多嘴！”小银珠向着文卿说道：“姊姊，你再不管管姊夫，他更要无法无天的了。”文卿说道：“我管得他住么，除非花家的爱宝来，那就制得他服服贴贴的。”龙伯青答道：“阿弥陀佛，一百零一个局的也要吃醋！”文卿道：“你该叫他的局么？还要嘴犟！”

说着已到门口，大家一拥而进。打杂的忙招呼：“陈奶奶，快打帘子，二少爷来了！”一面又喊：“李奶奶，大杨奶奶，小杨奶奶，拿文卿姑娘、桂云姑娘、兰仙姑娘的茶碗！”只见银珠、文卿、桂云的都是茶缸子，兰仙的是茶碗，余外的都是客茶碗。打杂的送进一碟瓜子，小银珠免不得分敬一回。敬到文师爷面前，问道：“爱珍姊姊可好？你昨儿晚上甚么时候走的？”文彬如道：“我倒有好几天不去了。”小银珠道：“说得好听，昨儿晚上是一只狗在爱珍房里，等到三更，我出局到那边还张见的，只怕是今天早上回去的罢！”文彬如道：“你尽管骂，回来问爱珍就知道了。”小银珠道：“他肯说？”说着已敬到贾端甫面前，问了一声：“老爷贵姓？”贾瑞甫连忙答道：“姓贾。”小银珠敬过瓜子，坐到增二少爷怀里。增二少爷就伸手摸他双乳，他也半推半就，听二少爷伸手进去细细的摩挲。这边桂云就到炕上替周师爷打烟。文卿趁人不见，拉着龙少爷到自己房里去了。

小银珠坐在二少爷怀里，低低的问道：“这贾老爷在衙门里做甚么？他的相好是那一个？”增二少笑道：“他么，在龙少爷家里教读。他要攀相好可不容易呢。”小银珠道：“怎的？”增二少爷笑道：“他一个月的束脩才够吃一个干茶缸子；若要住夜，你们下头的嘴忙一夜，他上头的嘴要忙一月还不够呢。”说得小银珠笑着要撕二少爷的嘴。

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无如贾端甫一人静坐，听得清清楚楚，一团火直透泥丸。欲要发作，又不敢发作；要走又不能